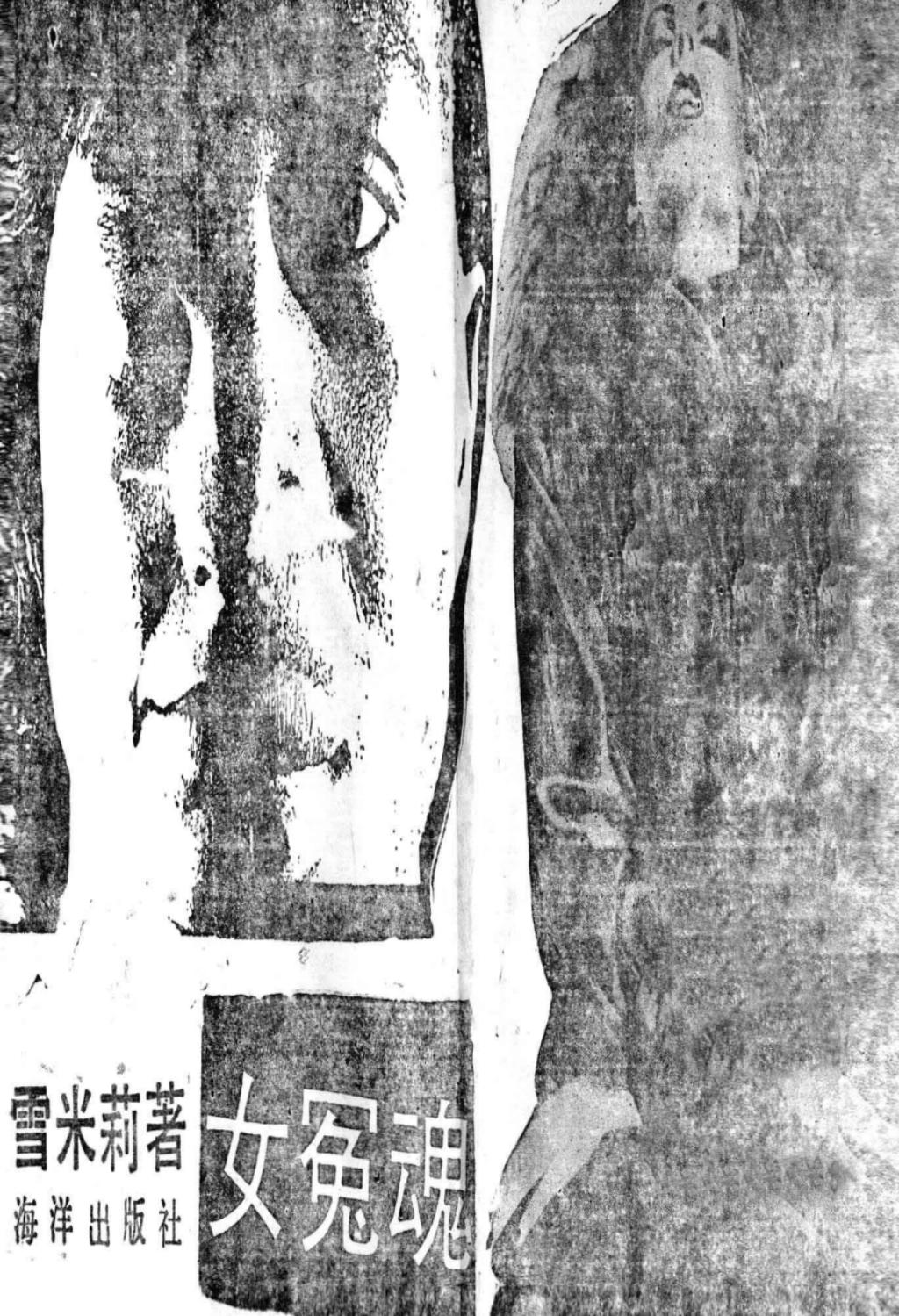


# 女冤魂

★雪米莉 著★

• 海洋出版社



雪米莉著  
海洋出版社

女免魂

(京) 新登字 087 号

女冤魂  
雪米莉著

---

海洋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复兴门外大街1号)  
印刷:新都甫家印刷厂  
开本:787×1092 印张:8.75  
字数:174千字 1992年4月第一版  
1992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0  
ISBN 7—5027—1583—X/Z·216

---

定价:4.50元

## 子引

金门军管区，国防部防空自控系统主控室。它建筑在一个长着榕榔树和热带芭蕉的幽静小岛上，一半在地上，一半在地下，钢门紧闭，戒备森严。BE系统的中枢神经就设在这里。建筑物掩映在热带植物中，看上去象一位大员的别墅，谁也不会想到这里正弥漫着杀气。

地面半部是指挥室和参谋室，宛如一个小巧的娱乐室，要不就是电影放映厅。陈设典雅而庄重。

主要控制室在地下，一块巨大的彩色数据显示屏幕镶嵌在正面墙上。屏幕上显示出色彩鲜艳、标有金门各空防、海防战略基地位置和台湾海峡及两岸地图。在屏幕左右两御的状况显示屏上，各种色彩的符号和数字正源源不断地输入，不停地变化着，从各基地的兵弹布署，直到地对空、舰对空的导弹发射准备情况等等，所有金门防御系统各环节状况无不收眼前。

此刻，值班军官们正坐在数排监控台前，神情紧张地监视着荧光屏。一个个拉长着脸，气氛异常肃穆。

一个震撼人心的事件正在一分一秒地演文下去。

一个小时前，台北国防部传来紧急电令：一架 E—2 轻型轰炸机在海岸地区配合三军进行联合攻击型演习时，突然神秘失踪。下落不明。恐有阴谋叛国之嫌疑，望全岛各监控

系统严密搜索，云云……

不久，从美国休斯公司进口的BE系统果然非常清晰地捕捉到了台湾海峡上空的E—2轻型轰炸机。它正高速飞越金门岛上空。时速为400公里。无疑，是飞向彼岸的。

BE系统为美国休斯公司耗资巨额研制的最新半自动防空地面警戒管制系统。休斯公司通过贿赂台北国防部高级官员，从而以200亿台币将一套BE系统出售给台湾。国防部即用来装备金门军管区。军管区上空雷达波严密扫瞄，滴水不漏。

E—2轰炸机在雷达显示器上呈现一个微黑点，始终逃不脱那该死的BE系统所特有的白色十字架，象受难的耶稣。

现在的时间是公元一九六三年五月十三日。台湾海峡上空，阳光灿烂，一碧如洗。但在西方，这个日子却意味着不祥和死亡，是一个黑色的日子。在西方，很多电影院都没有这个座号，大厦也没有第十三层。

这架E—2轰炸机先是沿海岸线进行超低空飞行，南行五十公里后进入一座叫鹿儿岛的边缘海域，突然仰起机头，迅速升入万米高空，进入云层。

驾驶者打开氧气开关，把氧气通入增压飞行头盔中。这个飞行员名叫陈国歌，是个少校，国防部下属航空兵独立大队飞行副官。他一九四八年在大陆参加蒋经国青年军，在台湾官运亨通，但很有政治头脑和独特见地。

陈国歌在演习以前就已做好了一切出逃的准备工作。他细心地检阅过飞行地图，计算出最短和最隐蔽的逃亡路线。他的妻子静云和儿子陈敬夫则被送回了静云在台南的娘家，

静云的父亲经营着一家小店，小日子不错。他估计事发后，当局可能会找静云的麻烦。这样一来，就谁也不会知道静云的下落了。静云可能会另外嫁一个男人，因为她并不是一个耐得住寂寞的人，年轻又漂亮，在台湾她活下去并不困难。

这事只有他的一个好友，少校聂若中知道。聂若中在国防部本部任职。

飞机继续上升。这种E—2轰炸机性能相当优良，高度极限可以达到两万米；另外机上还配备有截击雷达，所以又可作空中拦截。

借着云层的掩护，陈国歌调整方向，逃离了演习区域。机载雷达的荧光屏此时一片白亮。

这正是地面电波频频乱作一团的时候。

但是当陈国歌升上15000米高空时，脑子里突然陷入了一片可怕的空白。山岳似的白色的云团从舷窗外掠过。他什么都看不见。曾经预想过的单机飞行的、迷航的危险出现了！

由于紧张，鼻尖上沁出了几粒大汗。机载雷达的屏幕上仍是白亮的一片。值得庆幸的是至少他可以从航空罗盘上读出东西南北。

飞机继续向大陆飞去。

逐渐进入金门防区的空中，于是在BE系统的巨大的彩色显示屏上，便显示了他的机影。是一个微黑色双重符号。这个符号迅速接进金门岛。进入了金门诸岛周围5—500公里的防空识别圈内。

状况显示屏上读数为：机数1、马赫1、5、高度15000米、爬高度0……

电子计算机同时算出，可以最先拦截目标的，是位于金门北部的沙美防空基地。接着，其它各基地的拦截战斗机及导弹到达目标的先后顺序也一个接一个地显示出来。

在地面指挥室坐镇的指挥官向沙美基地发出了一级战备状态的指令。所有高射炮迅速旋转炮口对准了苍茫的天空也拦截战斗机则进入紧急起飞状态；威力强大的地对空导弹，作好发射准备。

同时，指挥官向台北国防部通报了备战情况，请求最后指示。

这个指挥官名叫伍野。在国防部的头头们聚在一起研究的时候，他无力地靠在旋转沙发椅上，掏出手绢擦了擦额上的汗。

正在空中作亡命一逃的陈国歌他认识。

有一次在台北，国防部举办的鸡尾酒会上，他们认识的。陈国歌因获得当年的“国军英雄”称号，被破例邀请出席。伍野很赏识这个少校飞行官的英俊和非凡的气度，自始至终表现得不亢不卑。后来他们意外地醉到了一起。酒后的人们开始搂抱着娘们进入舞池。

陈国歌有些醉了，在休息室的角落里瞪着发红的眼，绝望地注视着天花板。

伍野来到他身边，说：“陈先生真是一鸣惊人呀！”

不料陈国歌突然骂了句：“他妈的什么狗屁英雄！老子不稀罕。”

伍野吃了一惊，看看四周，四周群情亢奋，在音乐、美酒和女人中，没有谁注意到他这句话。

伍野忙说：“陈先生可别这样——”

陈国歌打量着他：“你是谁？有种的就给我捅出去。”

“伍野。从金门来。能认识陈先生荣幸得很！”

“金门？哦！小地方大人物。”

那时候伍野是上校军阶，比陈国歌高两级。但这并不妨碍二人成为朋友。伍野对陈国歌最深的印象是，这个人满腹牢骚。

金门在国军官兵中视为“西伯利亚”，宁愿在台湾本土做个小官，也不愿到金门连升两级。伍野自然也牢骚满腹。因此，两人谈得很投机。对时局、政治交换了许多看法，互相引为知己。通信一直保持至今。

陈国歌的飞机在金门出现，伍野立刻感到事情的棘手。

这时，值班的电讯员从耳朵上取下耳机，站起来把一纸电文双手呈给伍野。

“国防部电令。”

电文上这样写道：

“前令所述E—2轰炸机失踪一事，现已证实该机在金门防区上空出现，确有叛国投敌之企图。正被我地面雷达严密跟踪监视。该机驾驶者陈国歌一贯对政府不满，私下言论违逆三民主义者甚众，有通共嫌疑。命令：金门军事区指挥长官伍野，三分钟之内消灭该机。国防部作战指挥长（签名）”

三分钟之内！

按照E—2的现行速度，三分钟以后可能已逃天夭了。所以，必须不择手段，高射炮，不，地对空导弹当然是最佳选择了。

伍野燃起一支烟。桌上的电话铃突然响亮地叫起来，彷

拂电话线那端的那个人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他拿起话筒，脑子里同时掠过一个念头，如果他稍微拖延一下时间，三分钟之后陈国歌的壮举就成功了。也许，金门对面的厦门机场早已做好了迎接他的准备……

当然，他同样可以使陈国歌连同他的E—2消失在一团耀眼的火光中，甚至连飞机残骸也不会留下一片，台湾海峡的万顷碧波会成为这个向往共产主义的青年军官的巨大的坟墓！

没有人会知道他们是好朋友。他想。

“喂？”

话筒里传出了一个低沉的男中音：“我是陈国歌。”

伍野赶紧捂住电话听筒，好象生怕被对面的军官听见了。其实，这是他的本能的条件反射。这台电话是内部专用，一定是楼下无线电员转送过来的。值班员肯定在听着。而他和陈国歌进行空中对话的事实也将被贮存进电脑记录器，连通话内容都将被录音。

但伍野的嘴角肌肉僵直，竟说不出话来。

“你好伍长官，我真没想到会闯进你的防区。下面真的是金门，是吗？”陈国歌倒挺镇静，口吻就象老朋友闲聊天。

值班军官忍不住插口道：“还有一分零四十秒。”上帝！伍野的呼吸变得沉重起来象患了重病似的。他呻吟一声。

空中的陈国歌也同时在胸前划了一个十字架。

“喂，怎么样了？”陈国歌忍不住又问。他拉下操纵杆，使飞机继续爬高。

飞机超出云层。天空变成暗蓝色。陈国歌甚至看到了白天看不到的星辰。

“很遗憾——”伍野轻轻对着话筒吐出一口气。

他的手指落在桌上的一只大红色电钮。

点火指令传到了沙美基地的地对空导弹的电控室。电脑自动接通电源。导弹点火。五秒钟后，两枚伫立在发射架上的地对空导弹尾部喷着浓焰，腾空而起。

空中的陈国歌从机载雷达的荧屏上看见两个黑点飞向自己。

他拉起操纵杆。可是来不及了。他顿时泪流满面。

同时，在BE系统的显示器上，突然出现一个猩红的爆炸十字架。在所有监控雷达的屏幕上，E—2突然消失……

爆炸声从电话中传来，伍野的耳鼓膜仿佛破裂。他呆若木鸡。

# 目 录

## 引 子

第一章 台北射击俱乐部	1
第二章 台北中山广场	7
第三章 摄影机	14
第四章 性感明星	21
第五章 祸根	29
第六章 女同性恋者	37
第七章 台北上帝冲锋队	45
第八章 爱情争夺战	53
第九章 台北国际机场	59
第十章 恐怖圈套	66
第十一章 尼斯湖怪兽	73
第十二章 疯狂的女兽	80
第十三章 险象环生	85
第十四章 死之狩猎	93
第十五章 北极熊	99
第十六章 愤怒的非洲狮	106
第十七章 大阴谋	114
第十八章 酒吧黑窟	121

第十九章 舞厅与浴室	128
第二十章 不平等条约	136
第二十一章 印地安毒针	143
第二十二章 自戮	151
第二十三章 仓惶惊变	161
第二十四章 冰刑与火刑	176
第二十五章 绝境中的阴谋	182
第二十六章 鼷鼠行动	191
第二十七章 镜子里的杀手	205
第二十八章 爆炸声中的愤怒	216
第二十九章 信号发射器	224
第三十章 胜利大逃亡	231

# 第一章 台北射击俱乐部

台北射击俱乐部座落在台北市郊，风景秀丽，浅山含翠。俱乐部的靶场设在俱乐部附近的一块山间小盆地。每到周末，俱乐部的成员们便相继乘车来到这个颇有名气的靶场。这个靶场的面积足有三个足球场大，空中数十盏白炽灯照得如同白昼；地面种植着人工草坪，一片茵绿。

靶场西面边缘设置了数十个靶子。后面是一带浅丘，长着繁茂的落叶乔木。为了不至于误伤观众，浅丘附近一公里内属于禁区。

射击手们都聚集在靶场的东面射击线以外，脚踏着射击线向靶子瞄准。靶子与射击线的距离按照枪支的类别分为三十、五十、七十、九十米和一百五十米甚至四百米。

其余的空地上设置着茶座。观众则被禁止在这个活动范围内。

俱乐部方面为自己的成员们提供训练枪支，也有些成员自己拥有心爱的武器。在这儿使用的枪支的种类几乎包括所有常用的步兵用枪。当然，一般人都喜欢那种既可连发又可单放的美国步枪。

整个俱乐部拥有会员近两百名，除了实弹射击外，俱乐部还常常开展追捕与反追捕的模拟战术训练。

此时，已有十几名射击手并立在射击线上。远处的靶子

在灯光下异常清晰，象一排待毙的犯人。

砰砰砰……

叭叭叭……

枪声激荡着蓝幽幽的夜空，惊心动魄。令人联想到死亡和战争。

凡是参加射击俱乐部的成员，一般都企图从这些激烈的枪声中寻找到一点安慰，借以消除一周以来的节奏紧张的工作的疲劳。而人们对于嗜杀的变态的心理需求也可以在这里得到满足。

另外一些射手则三三两两坐在休息椅上闲聊，等待着上场。

这时从门外又进来两个男人。一个手上提着一支手枪，另一个背着一支R56突击步枪。

显然，他们是两个新手，或者在寻找着什么。他们沉着地穿过射手们休息的茶座。而其中一个则用目光在正在射击的射手中间搜索着。

他们似乎很失望，然而又不甘心，便退到一张处在角落中的长椅边，坐下抽烟。

“没有他。”拿突击步枪的男人说。

“是的。不过我想他应该来了。”另一个男人接着说。

开始说话的那个男人看看手表，有些担心地说：“该不是出什么意外吧？”

“不会的。”玩手枪的那个男人看了一眼门口。

“再等一会儿吧。”

这个男人说着哗哗地拨弄着突击步枪的枪栓，举起来漫无目的地瞄准。突然他保持着那个姿势不动了，眼睛随着门

口进来的人转动。

“来了！你瞧。”他低声提醒同伴。

只见从门口大步走进来一个全身穿着白色运动衫的步履潇洒的男子。他长得宽肩阔背，透过刺目的白色运动衫，人们可以想见他全身的健壮的肌肉群。

他并没有注意到角落里有两个男人在注意他。

“哈罗！”

“哈罗。”

几个熟识的成员向他打招呼。他粗黑的脸上露出几条刚毅的笑纹。而一头浓密的黑发象刺猬毛一样坚硬挺直。

“陈先生今天来晚了，怎么啦？”一个射击手一边瞄准一边招呼道。说着，乒乒乓乓打了一梭子。

枪声一下子淹没了人们的说话声。

“没什么，公司里有点儿事给误了。好！你进步多了！”

那个射手的子弹全都打在靶牌中央。

刚来的青年男子说着，从身上掏出一支科尔特·大蟒牌高速手枪。他咬着牙压上子弹。然后他蹲着马步，上身微倾向前，两只手臂伸得尽量直抓着手枪——

靶心在他的手枪的瞄准器准星上微微跳动。

屏气。咬牙。靶心十环那一点红星象被钉在了他的准星上。他的嘴唇抿成了一条线，嘴角稍微有些歪斜，粗黑而线条刚毅的脸上洋溢着即将爆发的雄性的火焰。

他开枪了。枪声仿佛雷霆，使周围的人们猛地张大了嘴。

大蟒牌喷出一条一尺多长的猩红的火焰，刹时在他的脸

上涂上了一层火红的蜡色。闪烁着。

他一口气打完了枪里的所有子弹，这才收势，擦一把额上的汗群……

“就是他。陈敬夫。”这时，在角落里观察他的两个男人中的一个低声说道。

“这家伙挺好色。在台北威尔逊电脑公司任职。这个公司业务蹊跷。他作为公司的后起之秀很受人们的青睐。但他最爱接触的仍然是女人。此外便显得孤僻暴戾，好象没有什么男朋友。所以无法了解他的更多的情况。”

“就这些吗？”另一个男人问。

一只手无意识地在突击步枪上摩娑着；枪身发出冷硬的幽蓝色。

靶场上枪声此起彼伏。

敬夫又打了一个连发，然后抓起一筒可乐喝着。继续往枪膛里压子弹。

“他住在士林的公寓里，独身。不过大部份时间都好象花在了调查一桩什么事件上了——”

听话的男人把手放在领带上。这是一种风靡于间谍之间的摄影领带里面，隐藏着一只微型相机。他正面对着敬夫，而他身后的一盏白炽灯光线正好投在敬夫脸上。

听到这里，这个男人目光跳动。一边给敬夫偷拍照，一边紧张地问：“什么事件？”

“具体不太清楚。他以信息员的身份多次进入国防部档案室，并且勾搭上了那儿一个女中慰。他似乎在查阅一种档案、或者说急于想知道某件事情的真相……就这些了。”

“谢老板对他似乎挺感兴趣。”

“因为他正是我们需要的那种人。”

此时，敬夫单膝跪地，一手叉腰，一手握着手枪。点射。  
大蟒牌吐出一条又一条灼烫的火舌。

他的姿势矫健，充满青春活力，但又无不透出一股残酷的杀戮气息。

“是的，”照相的男人远远地凝视着敬夫，无不欣赏地赞叹道：“他会是一个非常出色的职业刺客！象德国的鲍卡罗和美国的汤豪逊一样。”

说谢老板的眼光不会错的。”

“OK。”，着这个男人大摇大摆向敬夫走去。

突然他猛地站住了，然后大叫一声：“警察！”拔腿朝一根灯柱奔去。

从靶场的门口冲进一队警察，叫着：“抓住这两个人，他们是台北上帝冲锋的！”

灯柱后面的男人向警察开枪，另一个则就地趴下，突击步枪倾泻着弹雨。继而，他迅速滚到一张椅子后面，继续开火。

一个警察惨叫一声，枪一扔倒在地上。其他警察们迅速分散向靶场四周，纷纷寻找掩体，开始还击。

正在训练的射手们被这突如其来的战枪吓懵了，向门口退去。有些趴在地上帮助警察还击。

敬夫也闪到一个隐蔽处，观察着双方的战斗。

由于椅子后面那个男人的突击步枪太厉害，引得警察们的火力全都向他倾泻过去。椅子被打得七零八落，接着无数炙热的子弹将躲在后面的这个冲锋队员打成了肉浆。

灯柱后面的男人趁机拔腿朝禁区跑去。